

4
23
昨非庵日纂

明鄭瑄著

第一冊

進步書局校印

明

鄭瑄著

昨

非

庵

日

纂

上海進步書局印行

序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不勝噉噉矣一竅日鑿渾沌且不能保七日之有而況標季乎故今世之仁人君子蒿目而憂世之患剝瀝拯救誠非餘食贅行以中物忌也蓋鉤繩規矩削性者不可語於正繩約膠漆侵德者不可語於固所以古之人深過繆卷僉囊而亂天下者職此試維其道莫若揭德性之情使天下無失常然之樸放風而動總德而立而後庶幾哉鄭郡伯一麾出守政悶悶而民淳淳知無欲也然簡髮數米竊竊無足濟世者弗之取有所以振之俾目擊而道存在乎排繒夫簿書填委猶證鄉今故寧惟是大知觀於遠近擬而不跂扶進之功殆莽乎大荒兮其未央也昔老莊之言曰太上立德其次立言與語仁義忠信恭儉推讓為脩為平世之士教誨學者之所好此物此志也方今聖人在上弘敷經術靡非曲折响俞以慰天下之心得是集助其羽翼步亦步趨亦趨斷未有瞠若乎其後者行填填視顛顛企於吾身親見之矣語不云乎與善人居如入芝蘭之室久而不聞其香即與之化何也同於德者德亦樂得之同於性者性亦樂得之無他常然已耳故知善救人者無棄人善救物者無棄物若夫求馬唐肆扣盆拊瓶之徒如輪扁之釋推鑿而上師金之昧

芻狗於前非善讀書者尤非善讀書以善救世者余將張口而不能嚼矣

蜀昌元喻思恂題於撫署之忠敬堂

序二

鄭子漢奉昨非日纂成亟示余余受讀之既曰此鄭子之書而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夫夫古先王教明道行詩書禮樂為人經中正仁義為人行上育其民士厲其俗罔弗若也世下而經行不迪民廼用戾大人先生其能以善及人者譬如卿雲瑞露之以時見而器車海觀之不世出也況夫一行作吏簿書短其目力錢穀亂其心志則又以宇內之人心為遯不及計者邪嗚呼天下其奚繇以治也余近觀世變竊以為內外之訐異不足定而無教化為大憂食貨刑獄瑣細不足詰而人心之褊靡險競為至慮無教化則不順倫而覲史冊未有之悖事人心褊靡險競則不審自立不知止足而為一日無關名教之小人故鄭子之書不可不讀也鄭子視事南庾籬扞概量日不暇給能於此中便以千秋百世之人心為己任其識量可謂遠矣二十類具在扶頽俗醒凡心以此起教化而正人心庾庾乎易知而易行也詩書禮樂求其所驗中正仁義取其可表蓋無若斯所載之為明矣故鄭子修其謙以為是今古之

成文吾則纂之而余斷以為是鄭子之書而天下後世德行之門也余以甲子之役得鄭子已知其有安治天下之材今其夙夜秉塞又若此然則鄭子之壯猷伊始稱是以行之余之為世變而憂之慮之者得鄭子而可以大匡矣鄭子之友有光衷顏子者其迪吉錄諸書與鄭子同旨而異目訓誡末俗深厚惟均余也亦得以一日長序而行之今顏子以兼經登用於明時矣然則余何文文在二子焉爾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序

范文素自從仕未嘗釋卷人或勉之文素曰昔有異人嘗與吾言他日必當大任苟如此言無學術何以處之甚哉其言之闕達也士人一頂進賢不知者謂黃葉謂叩門磚子讀書之債已矣試問伏軾受事以來入性命出事功千逕萬波披離震灼畢竟得力知在何處其間有得有失再披往帙龜鑑早懸乃始悔未極羣書恨古人見我晚也人人稱然而事過輒已其所豔稱該博惟於拾幽異灾諸黎棗如搜神雜俎輟耕諸錄誕繁辨詭云資談柄猶可以適於用若顰悅然同年鄭漢奉氏腹笥行祕文譽夙脛四方辛未夏初余兩人寓于燕之蕭寺披帷人在手自刪營及與商畧輒

遠無不以砥礪名行為務余已知其致力在此視曹陪庾飭藻凜然鴻雁無螫鼠雀
無耗行突之不黔時告而圖書呻哦之外園不暇窺寄余昨非庵日纂二十卷遠函
徵序焉益儀漢奉之情深而見越也夫使漢奉索句于鍾阜虎邱定能振逸流徽壓
元白而倒之即與蠹魚爭食祕冢洗刷奇畫若佶屈教牙者綆脩以汲當復赤幟別
壇漢奉固以無益而不出乎此也漢奉非言其所言正言其所行言其所言雖漢奉
之言而皆古人之言言其所行雖古人之行而實漢奉之行昔人不云乎讀千卷不
如行得一字然則茲編也謂漢奉現身說法可矣

年社弟許芻頤首題於虎嘯之清滌堂

序

儒丁丑正八十矣少而失教長而失學偃偃然如無燭而夜行也每照鏡嘆曰吾其
訖于此乎已讀昨非庵日纂而嘆鄭大夫乃我導師耳鄭大夫漢奉自辛未起家視
庾陪京出守嘉郡卓然端冕而有德威不肯為錢穀簿書所埋沒俯而讀仰而思有
得輒拾片牘手署之以資學古入官之助自古豪傑必有老者為之師如張留侯之
黃石公曹平陽之蓋公諸葛武侯之龐德公皆厖眉黃髮明炳幾先所謂逐麋鹿搏

虎豹則不足而定猶豫決嫌疑則有餘也若欲尋昨人於今人中舍此焉往惜其一
行作吏唯與臺幕客之與俱下牀履地註誤初不及微塵而久之積譽崇於丘山深
於坑塹雖吞刀刮腸洗以純灰三百斛嗟何及矣坐無導師勢必至鹵莽杜撰有志
者莫若退而索之于書凡平生尤悔不必待夜氣清明亦不必待旁人指摘而讀書
既多即纖悉瑕疵照胆可以自見但俊辨高才生強半入於花草能言之言而非關
繫世教立言之言也立言如鄭大夫讀書不大畜不休不貫串不休不提醒人心不
休不歷歷見之行事不休若蜂釀花若醫采藥若婦績麻凝水為冰即可泮冰而為
水放拳為手即可握手而為拳張弛合闢運之於四通八達之衢沛如矣夫圯上膠
西鹿門諸老人與鄭大夫日對於昨非庵中步步趨趨而心形不與之俱肅神情不
與之俱化有是理乎嗟嗟日往月來天道也送往迎來人情也田竇之客朝聚而暮
散不必怪也孔門之弟子三盈而三虛亦不足訝也乃魏武遺令于銅雀李太尉痛
戒於平泉腐儒襲前輩之陳言年少翻先朝之故局孫興公云今日之跡明復陳矣
奈何哉試拈鄭大夫昨非庵日纂讀之豈惟救時克亂之豪傑且將弘悟而得道焉
故樂為之序

華亭野史陳繼儒頓首撰

序

今天下苦兵革之役勢亦漸以困矣士抱救時之慮者每慷慨而論以為必得弘毅博洽之士起而任焉庶幾內安而外攘爾予嘗心儀其人於朝野交游之間久之得鄭君漢奉漢奉之視事南儲也以清慎聞而其才宏氣靜雖處簿書囂雜之中日手一編攻苦如諸生此昨非菴日纂二集所繇成也刻成予流覽再四而歎漢奉之志蓋欲使今天下之人皆優游於道德上企黃虞三代之風斯所謂君子長者之心也夫士在諸生時博稽閱覽多所不暇及既成進士精力務於所職能復汲汲於學問者蓋亦鮮矣又或讀其書矣而未能達其用使仕與學竟殊塗者比比哉今漢奉仕則著其清節學則徧手羣書凡古今之嘉言懿行可為則倣者既畢擇焉而裨官野史及二氏之笈有足備勸戒資性命者亦罔有遺逸雖卷帙不繁而出世用世之需已皆具矣漢奉之學誠不可及哉以今天下苦多事而東南民力困竭滋甚此者執政大臣有知漢奉者請以為嘉禾守予聞嘉禾壤腴而俗侈邇年虞芮之訟質成無期今漢奉往矣儻東南隱憂不動聲色而消弭之天下益以徵漢奉之學之可大用

徐起而圖安攘之烈予日夜望之矣則斯纂也益其左券云

漳馬鳴起撰

序

鄭漢奉昨非庵前纂余既序之行世茲踵前加廣焉余欲言之其無以異於前之說
昭矣雖然余周覽之其迪吉之志何其堅且密也方漢奉在南庠料量出入無甯時
繼拜命出守積案稠疊不可為剛能於敬勤職事之中標舉劄記使天下後世知
人心之準風尚之歸德行攸宜經綸所式是漢奉敬勤一人之職事固將君父臨之
神明邀之而敬勤天下後世之職事亦將君父臨之神明邀之也是故美其迪世之
心堅且密也方今海內少甯綠林赤犢之徒充斥郊原厥所因循政鮮舉故得一
良謨有加勝師十萬余觀漢奉於當官福德孳疊不休以斯知其所盡心也以斯知
其力求安治無窮也夫將以其堅且密者盡徵諸實事世難其何以不除與漢奉勉
乎哉

鹿城友生顧錫疇題

序

昨歲仲冬赴官下聞諸客曰民部鄭鴻逵氏其提履其政術今人中之古人也余亟

往謁焉退而考其行事歎曰誠然我其天資近道耶抑學問使然歟既獲讀其日纂一編鑑往昭來揚芳表慙又作而嘆曰此乃鴻達氏之所以為古人者也問彙輯何年則皆自其司庾繁弊日霜雪矢心批糠眯目而退食之暇丹黃粲然頃者奉新編典名郡行李匆遽矣續編又成然後知鴻達氏之用志勤而會心遠也士黜齟受書日與聖賢對面豈第欲供腹笥資談柄龜有五總之稱臧懸三耳之名哉澡性畜德善氣淑人先後一揆顯晦一致故易識前言往行書戒殷鑒不遠韓太傅之說詩也曰明鏡所以照形也往古所以知今也而唐文皇亦謂以人為鏡可鑒得失春秋之義事可以昭鑒戒者當世引為典章則是上下千百年與夫昭代目前之人之事皆証脩一大龜鏡也而侈博自命者縱心荒體談事則恠詮理已疎學人分馳又悉以理為理以事為事事不準諸理猶撒錢無貫而理不儼諸於事譬如說食終未得飽余又嘗稽纂錄之舉昉於新序說苑顧未有分類也區分部目至世說廣記盛矣要不免清言謠瑣獨私喜宋趙善璫氏之自警編恒置案頭以為庶幾事理雜陳切實有味而惜也一代之止耳孰如此編世不論久近期於有裨事不論奇平期於可訓如問已經之路曰若者險道若者康莊如指已試之方曰若者祛寒若者滌熱既非若

述異搜神無關理道而又豈必臯比鱣堂橫經說理迂而不切於用哉然味君大指所摩切者尤在富貴一塗夫寵極多敗衰至便馴日致之人與席陰子弟均當提醒故新息勳榮有畫虎之喻僧虔鼎盛有茂松之嗟有味乎其言之矣抑我高皇嘗集省躬錄戒諸臣昭鑒錄戒宗藩成祖以孝順事實為善陰薦勸吏民章帝以昭鑒風有位琬琰輝煌光於日月然非言之難行之難君能見諸事又能廣其言亦可謂弘闡孔聖之德意而贊今天子好問好察之盛心矣記云吾鄉有先正君之鄉於宋得二鄭焉漁仲以閎博負經綸我公以清貞陳得失君真其苗裔耶將繇守郡而樹藩建牙則是編之見於行也為益遠請以余言券之

乙亥六月朔吳鶚友弟侯峒曾題於白下之撫松堂

自序

自昔雄奇穎異之士學靡所不探識靡所不窮筆可為塚墨可為池門可為龍舟可為仙風流標韻濶步橫睨而於寸掬靈明反茫不為較勘二六時中凡服官齊家提躬接物調神塞兌理明質幽種種對勘蕩軼不知凡幾始則不知其非自以為是既則知其非而姑任焉久則途徑日熟且以是為非以非為是而望溟適越悵岐路其何之認主作奴裹衣珠而行乞嗟乎日展轉於非中而誰一悟也予賦性莽趨事每過銳以故履錯恒多然旋錯旋悔知非一念猶幸未甚浪沒視事南庾凡酷談嚴凍無刻不奔走節臘之場晴幾枯而腕幾脫而吾鼎自愛一書一琴而外厨煙屢絕每當蕭然岑寂之時輒欣欣自幸曰此政吾輩做工夫時節也橫按典籍旁逮稗野以至名公之訓誡時賢之著述其中懿行嘉言芳規履轍睹記不一反而自鏡皆已事之韋弦因採其得失攸關者編為二有十類曰昨非菴日纂夫烏之黑不以染鵠之白不以洗鋼石之堅不以鍊薑桂之辛不以和此至是無非得於性者也金非鍛不精劍非磨不銛馬非調不良虎非養不馴此莫非得是澡於習者也習與時更性隨習轉晷移刻換睫異瞬殊今視昔後視今每一迴光恍然如昨倘不痛自猛省而飾

非自文何異冒雨而疾行聞雷而掩耳若猶是知其非而旋去焉旋留焉此如以石壓草石去草生非根仍盤踞而未已固予所對卷而猛然汗下者也而或者曰此皆習聞習見者耳曷不按其新奇可喜者以疎聽聞予曰拾遺記石鼓文山海經岵嶇撰碑非不玄也課事或遠劉向傳仙張華博物鄒衍談天任昉述異非不富也反已或支夫尚擊輓不尚躬行非予志也或又曰若然則錄其可法而傳者足耳乃善否雜陳將無薰蕕並器余曰而未瞻岳氏之祠乎範武穆以泥而鑄檜高且以金後世之欲存檜高更甚於欲存武穆耳夫溪流之澄映也上可鏡鬚髮下可數游鱗寸苔拳石纖毫莫遁提吾清夜之靈而法戒陳於前罪福儆於後有不肅然懼翻然懼者必讀陳情出師二表而不下淚者耳遽大夫五十知四十九年之非趙清獻每夕焚香告天不可告者不敢為昔賢省心砥行孳孳不及若此使余而知昨之為非也余則益矣使余而令非之猶昨也余滋懼矣雖然即使非不能遽異於昨而何可使昨不知為非也若謂昨非而今是焉則余豈敢

昨非庵居士鄭瑄漢奉甫題於白下公署

日纂引言

噫此鄭使君說苑也。麟初不識使君識之於庚史自盟五六則蓋闇然自課之言與翹然嚆矢者有間矣。因語同列劉驗部驗部曰論篤乎何許金曰盡俟之以券吾言。維時余部中稱衡鑒最驗部南太宰陰以乙亥計相屬故益竭耳目觀聽諸賢不少休不若麟稍暇即健兩扉勦寐也。驗部乃興而訪之十五里外已復康得其理庾狀與所盟合若券歸而謂余曰予之言也信時麟即竊竊然願得奉以君我禾顧格於資弗敢輕也。無幾何選部竟以公上請君我禾矣。臨發之際使君出其篋中所存日纂付之梓示不佞麟序夫使君公餘暇固不廢編摩若斯哉其所紀如千卷或拾訓言或標行事或類名物或舉經濟或理情性或吐膈臆大率要歸於例仁讓義務本節用夫居深而挹注者予性善動而閑存者予事提性遺事索月認指故廣厲學官紀載所述不廢說部以志數也。今使君既已所纂者力行無斁爰挾以訓治我禾矣。我禾雖小固忠孝之區而文獻之藪習於使君之書而觀劇其行事則例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必有油然而動於中者矣。例仁讓義敦本節用之良既油然而動於中則六逆不在都鄙而三空不在郊遂菁樾之士塞途哀南之聲噴耳寧屑屑數五鳳神

爵間治效我麒以庾盟測使君既驗諸主票也寧難以日纂測治禾用敢僭記於錦衣官署

月上辛治生徐石麒拜手

日纂凡例

一茲編事不炫奇僻語不求綺奧取其有關世教倫常修德釋回足當迷津一筏者即習聞習覩不妨錄存

一孔孟道德夔稷經綸揭日月而行者已史不勝書只就往昔前修中擇其吾儕可學而至可勉而及者奉為型典

一歷代典冊時賢著述或行可為師或言堪作佩者隨展隨閱隨隨抄以故有先秦於周後漢於晉甚而先今於古者位置不拘世序

一每類中熒隱並列法戒兼存佩蘭借石兩路夾攻無非欲人思省靈光無可閃遁處

一管窺蠡測耳目疎庸其於身世出處天人懸絕之故何啻九牛一毛海內名公按覽所窮扁耳目所親嘗嘉言美行凡可以扶頽俗醒凡心者不拘古昔近代笥中定多祕錄無吝郵示以嗣續刻

古閩鄭瑄漢奉甫謹識

題詞

士稽古服官而更出其餘以涵濡其有獲而末之倦非具大過人之蘊者不能也而君子於是觀所暨焉暇則裕裕則不匱蓋洞觀古今上下之故而錯綜其間一旦履之若素出之若馭輕然固先天下而立其大矣鄭子漢奉之有昨非菴日纂也在司度支時度支天下之衝漢奉如藥飲冰更留心大計幾幾乎飛行地上矣此在他人將日不暇給而漢奉乃能研朱濡墨以著述傳微言析天人顯言亦參伍於政事之大如儉歲之穀襦灼然可以衣食而更寓言於昨非之名也思深哉天下之真是非未有不準於學者也蒙莊之言是非似幻而堅白異同之祖不外幾希下此而伯玉之覺元亮之悔皆潛心於理道之深而淵乎其有以自持也漢奉今綰二千石綬治大郡出其餘以涵濡其有獲將是編為權輿矣而所謂觀所暨以展其暇裕之蘊者正日新月異而無有窮殫則轉昨非之名為今是也又誰曰不宜哉

乙亥季夏友人芝岳何如寵題

昨非庵日纂提要

是書為明鄭瑄氏所纂計二十卷昨非庵
者衙中之齋室也公餘之暇撮取正野諸
史名人正士之嘉言懿行可為後學模範
者逐條分錄積久成帙讀之不僅多識前
聞抑且增進道德正人心回世運想見前
賢編輯之盛心矣